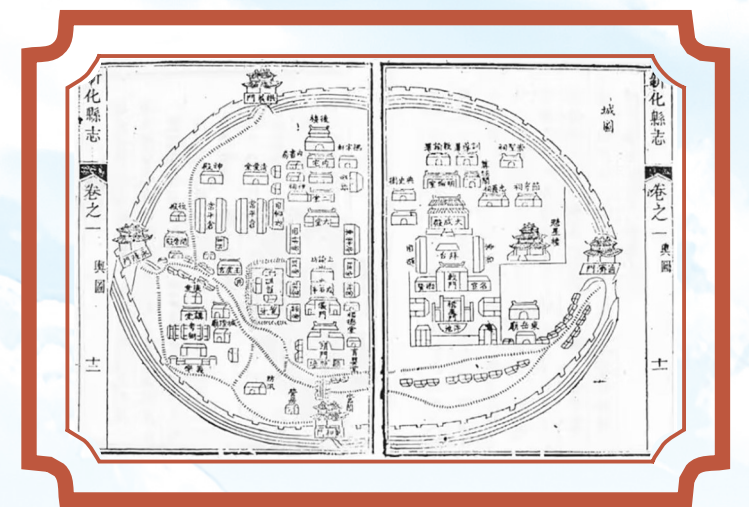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化：梅山血气壮此城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又华 廖慧文 周俊



清道光《新化县志》。

山，是大地竖起的屏障。从湘江河谷的走廊低地往湘中眺望，视线会被连绵的青色屏障毫不留情地挡回。

这片横亘在湘中腹地与大湘西之间的巍峨高地，古人称之为梅山。“东接潭，南接邵，其西则辰，其北则湘，而梅山居其中。”（《宋史》）它封闭险峻，“旧不与中国通”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是华夏之“边缘”。摊开地图，这方地域恰与雪峰山及我国第二、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大致吻合。

时近春来，山里的暴雨一阵连着一阵，群山闷响，一路疾驰，我开大地的屏障，我们抵达藏于梅山腹地的新化。

这里正处于湖南省几何中心附近的资水中游，是湘中丘陵通往湘西山地的咽喉，也是现在的湘中地区第一人口大县，常住人口超110万，户籍人口约150万，庞大的人口基数，催生开闢舒展的城市格局，造就了现代感十足的都市风貌。

是现代化的城，亦是梅山文化的母地。新化守护了梅山独特的渔猎农耕遗风和原始民俗，更在千百年间，为湖南人源源不断地注入了“霸蛮”与“血性”的基因。



4月16日，新化县古城，矗立在资水河畔的北塔。



4月16日，新化梅山武术表演。

1. 蚩尤故地，文融山野

新化城中，蚩尤广场、蚩尤大酒店，商铺的灯箱闪耀着“蚩尤茶”的字样，当我们凝望那嵌在霓虹间的“蚩尤”二字，上古的蛮风骤雨，霎时扑面而来。

相传五千多年前，蚩尤部族炎黄集团打败之后，一部分南迁梅山地区，与土著共生共融为梅山蚩蛮，成为后世苗、瑶、侗等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。在重冈复岭间，他们“刀耕火种，摘山射猎”，以为生计。

始建于清代同治八年的慎德堂，是新化境内规模最大、保存完好的一座四合院，如今已成为梅山文化展示馆。推开沉重的木门，我们看见，巨大的帷面挂在墙上，象牙外廊，木色沉敛。

“人有难，方有难”。先民遇困厄时以仪式驱邪，催生“傩”，并演化出人们寄托愿景、驱邪纳吉的重要仪式，承载着先民对自然与神灵世界的想象。

梅山人“信鬼好祀”，梅山地域文化专家李新晋介绍，早在新化老百姓家里，每年至少会举行一次傩戏祈典，“杀年猪的时候，他们会请巫傩艺人举行祭祀仪式，这种仪式在梅山叫‘唱家先’或‘唱太公’。”至今仍活跃在古“梅山峒”区域的民间巫傩文化活体，已流传数千年。

在传说中，蚩尤“头戴牛角帽”，直到现在，新化传统瓦屋的正脊及梅山村民打虎耙等传统兵器，都沿用了弯曲的牛角造型，寄寓着向这位古老祖先借取神力的期望。

梅山汇归中原王朝的“华夏化”终归势不可挡。北宋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前后，蔡肇、章惇等人经略梅山，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的双重政策，最终梅山峒蛮首领纳土为王，开梅置县后，大量山外民众迁入梅山，山外文化与本土梅山民俗文化有机融合。

族群与文化的交融，具象落在一位情态俏皮的本土神祇身上。

在展示馆的神像展区，我们一眼认出了张五郎——他呈现双手撑地，双腿向上弯曲的“翻坛倒帽”姿势，别具一格。

在不同版本的传说中，张五郎时而是学法教业的书生，时而是斩妖除魔的将领，时而是太上老君的女婿，时而是打虎身亡的猎人……活脱脱一位“百变星君”。有研究者认为，张五郎的多重面貌，既保留着人们对梅山先民狩猎生活的集体记忆，又明显受到儒学、道家的影响，体现出地方传统和国家意志的交织。

这是以民间信仰的别样方式，镌刻下来的历史记忆，亦是多元混融的精神图腾。

中原王朝希冀以儒家文教教化梅山部落，兴建学宫书院、推行科举制度，将华夏文化根植于此。自北宋以来，新化陆续兴办十余所书院，千年文脉绵延积淀。

清代名儒邓显鹤，一生倾力搜集整理湖南地方文献。他主持刊刻《船山遗书》，使溘没于世百年的王夫之著作始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出现于世。他通过编书出版，强化了湖南学人的“经世致用”精神，促进了晚清湖南人才井喷，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。

晚清以降，心系天下的新化人又把制铜朴拙的山野气融进时代洪流。

“醒来！醒来！快快醒来！快快醒来！”1903年3月，28岁的陈天华作为自费留学生前往日本。在风雨如晦的晚清，他看到祖国日渐失去主权，于是奋起执笔，痛击警世洪钟。

刚烈的梅山之子，最终毅然蹈海，以生命警醒世人奋起救国。

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孙文辉曾提出“梅山文化圈”的概念。他表示：“梅山文化，是湘西南苗瑶文化的根脉，是近现代湖湘文化的源头。”



4月16日，俯瞰新化县古城一隅。



4月17日，新化县古城向东街，老七面馆的牛肉面。

2. 山重水复，出山！出山！

险滩，其中53滩在新化境内。

封闭山区严苛的生存现实，锻造了新化人求生的“蛮性”，清代开始，新化人通过资水将煤炭、土纸、茶叶等物资大量运出山外，运往益阳、武汉等地。

新化画家周胜彬年近九旬，他的外公、舅舅，都是资水上的船工。周胜彬回忆，最刺入他心底的险滩是半滩、铃滩与落滩；半滩取山石排布之形，铃滩因水涡环转之态，落滩则由江水陡坠落差之势而得名。14岁时，他落入铃滩，“水冲得我天旋地转，一点力气也用不上。是一位身手很好的水手跳入滩里，把我救起来了。”

清末，新化人发明了毛板船。毛板船外形与普通船一致，特别之处在于，整只船没有龙骨，是用不过剃子不涂桐油的毛糙的松木板，用马钉钉行而成。因结构过于简单，一旦触礁便会支离破碎，又被称为“蛋壳船”。

“驾船要驾毛板船，乘风破浪走江天”。周胜彬见过毛板船上礁石，船上载的货物和船板霎时粉碎，船工全部落入江水，生死凭天。

为何要用如此简陋的船？地方文史资料给出了答案——一艘毛板船，载重可达几十吨。船到目的地，货物卖掉，船也拆成木板出售，能利润最大化。一只毛板船中，只要有三只没被打沉，船商就有赚头。当时，靠脾气，能抱团的新化人在汉口站稳脚跟，还将盘盛的码头取名为“宝庆码头”。

舟楫奔波，往来如织；山野之产顺流下山，商贸洋货溯江而入。江西、武汉、长沙等地往来的入流与货流汇聚，让新化长出了繁荣的“九巷十八街”，一时得名“楚南望邑”。周胜彬曾绘就130米《资江全景图》长卷，他对资江两岸的旧日物熟稔至深：“从大码头上岸，是日本人的东亚旅社。然后是江西会馆、银号、木材场、煤炭公司……”

旧日资江大码头千帆远去，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亲水平台，春草长得蓬勃极了。新化山歌传承人陈福云清了清嗓，百年前流传的《资水滩歌》又一次飘落在资水上：“没有驾船盐菜饭，驾船回来鱼崽饭……船公血内喂鱼肚，折断骨头再撑船！”歌声里，还有“拼得一身剐”的豪气。

当时代变幻，内河水运的衰落，让新化这水打沉，船商就有赚头。当时，靠脾气，能抱团的新化人在汉口站稳脚跟，还将盘盛的码头取名为“宝庆码头”。

又一次——出山！出山！

20世纪60年代，新化洋溪镇的易氏兄弟走村串户，靠修钢板、修打手机糊口。改革开放后，邹联经带着同乡成立全国首个打手机维修厂，“亲带亲、邻帮邻”，新化人以一台打字机为起点，闯荡全国。当前，新化文印形成了遍布全国32个省份、660多座城市、2800多个县市的庞大产业，有30多万从业人员，占有全国文印市场70%以上份额，年产值超1200余亿元。

出山，是另一重“开梅山”。

出山，寄托着新化人对广阔天地的向往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时代的回答。

当晚，立于资江畔的摩天轮缓缓转动，将想看夜景的人们带至城市高处。我们则去新化古城核心地段向东街，看一堵老墙。

不，应该是半堵。在多雨的山区经历了许多岁月，它已倾圮了一半。剩下的，也谈不上“体面”——粉壁大片地斑驳、卷翘、剥落，露出底下苍黛的砖。“这是这栋房子的偏厦残墙，我们特地没有粉刷，很多客人看了说特别有‘感觉’，这就是老新化的味道。”“半日闲”茶馆主人笑言。

远眺新化的浙江女子王秀娟，守着向东街的百年老宅开起小酒馆。老宅原貌未改，天井里摆满生机盎然的多肉。打理着这片雅致小天地，她满心欢喜地对我们说：“能与古宅朝夕相守，太幸福了。”

哪怕新化再大、再新，新化人的根，还是在向东街。

向东街扩大了停车场，停车位便多了；又是一年春末，又有人挑来鲜灵的头楼桃沿街叫卖；每天下午，老街坊还是总聚在一起扯扯牌……在刘小军看来，时间是向前的，也是循环的，街上的老七面馆传了三代，现在他接了祖辈的手。

他麻利地下一碗牛肉面：从滚水里捞出细细的鸡蛋面，浇红油辣汤、焖菜入味的牛肉、淋“灵魂调料”山胡椒油。平日里，他不紧不慢。节假日，就得在灶台“打转转”。

“我们新化是‘文印之乡’，出去工作的人很多。大多人回家乡第一件事，出门之前最后一件事，都是到向东街吃一碗面。吃了，就熨帖了。”向东街昔日通往繁忙的大码头，牛肉面的重口味也带着码头印记。刘小军颇为自得：“我们是吃得成，霸得蛮”。

于是，新化成立古城开发有限公司，对向东街施行保护性修缮。广场上，市民组队打梅山拳、练梅山棍。我们邀请他们“露一手”，他们毫不推拒，爽朗地放下手中物件，专注于展现一招一式。

新化梅山传统武术协会会长钟玉辉介绍，梅山武术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，现在协会有21个传承基地，55家武馆。梅山武术进中小学校园，孩子们的课间操都是武术套路，不同年级还可以挑战不同段位。

新化人将最硬的骨头放进了武水里，将最柔软的心情唱进了新化山歌里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新化山歌艺术家伍喜珍曾将《郎在高山打鸟玩》唱进中南海怀仁堂。陈福云说，那是新化山歌的“高光时刻”。现在，她将这些山歌的调子改得更现代、更“平易近人”些，让年轻人都能跟着唱。

“月光光，月光光，担担水，洗学堂，学堂洗到漂漂亮亮……”陈福云带着孩子们用新化话唱起本地童谣。

孩子们长大后会“出山”吗？还是会扎下根来，守着这一方水土呢？

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

但向东街的市井喧嚣，山胡椒油奇妙的清香，梅山武术朴实的劲道，早已成为他们的文化印记。

此后无论行至多远，每当抬头望月，那如水的清辉，总会让人想起童年谣曲里的月光，与那被歌声一遍遍擦亮故乡学堂。总会让他们骄傲地说，我来自新化，来自梅山。

3. 时光漫行，印记长存

记者手记

向东街的新生

廖慧文

向东街曾一度沉寂。在城市“长高”“更新”的过程中，它显得太旧、太破、太不合时宜了。不少人主张，直接拆除、推平。

在采访中，我们见到了新化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姜世星。他曾深入参与保护古城的规划和行动，坚持要守着这些“破破烂烂的东西”——“新了，动了，知道后果吗？把自己的文化发根、发得更好，才是真正的发展。我们要为城市去争取，去保护每一处城市遗产”。

他坦言，守着老房子修复时，他们常发出“这也修，那也要补”的感叹。修复一条老街，确实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。向东街的修缮，卖的大都是粉面、把把，人气虽旺，可带不来什么购买力。又有一种声音是，让向东街“升级”，把它打造得更“高级”。

这听起来，很有诱惑力。

慢着。得和老居民们谈谈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再请来同济大学、湖南大学等高校的建筑专家参观、研讨。大家观念又更新了——古城不是造出来的，是住出来的。世居于此的原住民，才是古城真正的根脉。

于是，新化成立古城开发有限公司，对向东街施行保护性修缮。广场上，市民组队打梅山拳、练梅山棍。我们邀请他们“露一手”，他们毫不推拒，爽朗地放下手中物件，专注于展现一招一式。

剩下的，就交给原居民，交给生活，交给时间。

到饭点了，居民家里的饭菜与街边餐馆里的饭菜一起飘香。

这里没有新建的“文旅奇观”。让烟火日常在老街延续，这便是向东街最好的新生。

古城名片

新化地处娄底西部，扼守湘中通往湘西要道，古为梅山部落聚居之地。北宋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开梅山，朝廷改梅山十州为梅山十县，先设安化县。后又析出梅山腹地的五乡，取“王化之新地”之意，增设新化县，属邵州。县治始设白溪镇，经三年（公元1096年）迁至水患更少的地势更平坦的上梅镇。几经沿革后最终定址于此，奠定今日县城核心根基。



4月17日，新化县古城向东街，张五郎神像。



本版照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
“文脉千秋 古城寻根”题字：廖福初



制图：吴希